# 詩廣傳

# 詩廣傳目錄

# 詩廣傳卷一

船山遺書十二

衡陽王夫之譔

## 周南

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質質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質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無忠而以起文猶夫無文而以將忠聖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忠有實情有止文有函然而非其匿之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不匿其哀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匿其樂也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匿其哀哀隱而結匿其樂樂幽

而耽耽樂結哀勢不能久而必於蕩流蕩流之哀慟慄慘澹以終乎怨怨之不恤以蕩流於樂遂心移性而不自知周衰道弛人無自情而其詩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上下相匿以不白之情而人莫自白也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愁苦者傷之謂也淫者傷之報也傷而報舍其自有之美子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傷而不報取其自有之美子而視爲愁苦之淵藪而佛老進矣性無不通情無不順文無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質之鬼神告之賓客詔之鄉人無吝無憾而節文固已具矣故曰關雎者王化之基聖人之爲天下基未有不以忠基者也

聖人有獨至不言而化成天下聖人之獨至也聖人之於天下視如其家家未有可以言言者也化成家者家如其身身未有待於言言者也督目以明視眩而得不明督耳以聰聽熒而得不聰善聰明者養其耳目魂充魄定居然而受成於心有養而無督矣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若夫既養而猶弗若也聖人之於天道命也道且弗如天何也雖然則必不爲很子傲弟煽妻之尤而抑可抑其銳以徐警之君子猶不謂命也人而令與未有不以名高

者矣人而不令與未有不以實望者矣若夫言者相窮於名而無實者也故易曰咸其輔頰舌感之末矣榮之以名以暢其魂惠之以實以厚其魄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德教者行乎自愛者也親之而人不容疏尊之而人不容慢關雎之道俾不自弛其后妃之尊而親於君子而奚求而不成輾轉反側而望之琴瑟鐘鼓而榮之環宮中之尊卑少長得主而如一身文王復奚以言哉匪太姒能勿警乎悁人不然異乎身以視家訟言以督不順則委之若命是心與耳目搆而天下之至賾交格而未已其不相及也久矣故曰關雎者風化也

道生於餘心心生於餘力力生於餘情故於道而求有餘不如其有餘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餘於己乃以樂天下而不攢於道竆事一束其心力畫於所事之中敝敝以昕夕哉晝焉則無餘情矣無餘者惉滯之情也惉滯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劬倦劬倦者不自理者也夫夫惕佚乍惕佚而甘之生夫敖侈力趨以供傲侈之爲心注之力營之弗憊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謂聖非必聖也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於所事之中則餘於所事之外餘於所事之外則益安於所事之中見其有餘知其能安人不必有聖人之才而有聖人之情惉滯以無餘者莫

之能得焉耳葛覃勞事也黃鳥之飛鳴集止初終寓目而不遺俯仰以樂天物無惉滯焉則刈濩絺綌之勞亦天物也無殊乎黃鳥之寓目也以絺以綌而有餘力害澣害否而有餘心歸寧父母而有餘道故詩者所以盪滌惉滯而安天下於有餘者也正牆面而立者其無餘之謂乎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至矣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廣也采采卷耳嗟我懷人則不盈頃筐矣然且寘之周行焉故曰慎也采采卷耳則嗟我懷人矣登山酌酒示不永懷焉故曰廣也且夫忘而寘寘而必得其所慎也非慎之乎方寘之頃也方寘之頃則既忘之而

不容自持矣其度本愼其經緯之也有素是以可愼焉非所愼而無不愼故曰密也密則可以與於醻酢之繁矣忘其所不忘非果忘也示以不汞懷知其汞懷矣示以不汞傷知其汞傷矣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損其度故廣之云者非中枵而旁大之謂也不舍此而通彼之謂也方遽而能以暇之謂也故曰廣也廣則可以裕於死生之際矣葛屨褊心於野裳衣顚倒於廷意役於事目熒足蹜有萬當前而不恤政煩民蕘情沈性浮其視此也猶西崦之遽景視方升之旭曰騃戾之情逐乎風化殆乎無中夏之氣矣樛木報上之情也葛藟不得而縈福履不爲之祝矣然則

樛者以收責而縈者固無適情與夫高明者易觴之積也高而不易崟岑者與明而不觴謍謍者與遽欲胥天下於大同不情其情而澹忘之於報施泮散者與崟岑者絶人謍謍者自絶泮散者欲同而得與故聖人不絶報施之情維天下於弗弛也姊姑之親后妃之尊胡求弗得而不諱用其相報之私斯不亦易而可親觴而可知已乎始之以愔愔之心承之以休休之色下曰我以爲報也上不嫌奄有之曰以報我也受者安報者不倦咸恆之理得上下之情交高明者以何求而不獲邪是故甚危夫崟岑而甚惡夫謍謍也謍謍者曰借我無以樛之彼終不我縈之今之

勸我福者惡作其不幸我禍也人無適好而奚此貿貿爲勿爾營營而斬絕於恩怨之外莫如老死不相往來無或同而亦莫之或異庶有瀸與洵然則亦殆乎汀禽原獸之相遇矣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免於禽獸之羣爲已足矣報施者人道之常也奚爲其不可哉

上有勤心下無勤力下奚以能無勤力也授之以式則爲之有度矣授之以時則爲之有序矣授之以資則爲之而無餘憂矣故王者制民產而天下之力不勤不勤則力以息而長力長而不匱乃相勸以勤而漸勤以心旌天下之心而勤之行之所以興也芣苢之詩力之息也文王卑服

卽康功田功自旦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田家婦子乃行歌拾艸一若忘其所有事而弗愛其日故窳國無暇民窳民無暇日無與爲之息焉耳井田廢阡陌開民乃有無度之獲月令廢啟閉亂民乃有無序之程兼并興耕者穫十而斂五民乃心迻於憂而不善其事獲之無度則貪者競程之無序則惰者益惀心移於憂而所事不善則憔悴相仍終歲勤苦而事愈棘民不可用矣終歲勤苦者未有可用者也夫民之愛其力也甚於上之愛其心是以時未至於晅風和日美艸佳蔭之下不給於斯須之歡其愈於死也無幾故曰救死而恐不贍非但其飢寒之謂也

靜而專坤之德也陰禮也陰禮成而天下之物已成故曰芣苢后妃之美也是故成天下之物者莫如專靜以處動不喪其動則物莫之有遺矣芣苢微物也采之細事也采而營其有掇其莖捋其實然後袺之袺之餘然後襭之目無旁營心無遽獲專之至也夫苟浮情以往幾倖以求盈目皆是而觸手旋非取物已勤而服躬不審則遂掇捋之緒亂袺襭之容道旁小草且覿面而非吾所據又況其大焉者乎故君子觀於芣苢而知德焉專者靜之能也靜之能物之幹也斯所以崇德而廣業也雖然有辨於一事而專之歷事事而專之無弗專也舍衆事而專一事則事之

廢者多矣專以廢事坤之四所以爲括囊與雖无咎不可得而譽焉專於一事則且專於無事老氏以之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芣苢當前而莫之采道喪於己矣奚貴焉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志亢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知擇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致飾也飾於己而後能擇於物擇於物而後亢无有悔也弗飾於己以擇於物物亂之矣弗擇於物以亢其志亢而趨入於衰不如其弗亢矣乘喬木之志擇乎錯薪而刈楚弗刈然且盛其車馬以弗自媒焉漢之游女豈一日而獨堅貞之譽哉陶宏景之誕而僊也种放之窟而訟也弗自飾也幸而未有錯薪之芃芃焉不然

吾不知其所以然余獨以為不知命也　王逢之不仕不知義也非擇其族而與之爲伉儷死不如其偷生隱不如其尸祿矣儀家之爭泥淖耕耳矣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於旋而後信其祥一旦而獵堅貞之譽者未之有也天之所不可知人與知之妄也天之所可知人與知之非妄也天之所授人知宜之天之可事者也天之所授人不知所宜天之無可事者也事天於其可事順而吉應天也事天於其無可事凶而不咎立命也王者之民足以知天王者之道足以立命麟趾之詩備之矣麟之趾振振公子麟而宜有振振之子可知者也公子之有管鮮蔡度不可

知者也麟之定振振公姓（姓孫也）麟而定有振振之公姓可知者也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隧之晉不可知者也譬定有者歸德於麟而非妄矣虛不可知者以俟之命而亦非妄矣身有儀家有教俟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對而後振振者異乎夫人之子姓人之所與知麟之所以爲麟也公子之有鮮度而可弗以爲公子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隧之晉而不敢不自安於公姓吳濞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鮮度晉鄭心所有力所可爲而害不極天下得絕鮮度於弗子而晉鄭不得代與於一姓嗚呼麟之所以爲麟蓋有道以善此矣非夫人之所能與知也身有儀

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貞麟之德昭昭也而藏已密矣天下弗能與知而知其爲麟于嗟麟兮渙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天下亦早有以知其弗然矣奚以知也所不可知者鮮度背鄭而可知者麟也

召南

聖人達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情之至也百兩之御御迎也亦迎也將文之備也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學以其文而不以情也故情爲至文次之法爲下何言乎法爲下文以自盡而尊天下法以自高而卑天下卑天下而欲天下之尊己賢者懟不肖者靡矣故下也何

言乎情爲至至者非夫人之所易至也聖人能即其情擘天下之禮而不蕩天下因聖人之情成天下之章而不紊情與文無畛者也非君子之故翕合之也故君子嗣聖人以文而不憂情之漓使君子嗣聖人以情則且憂情之詘矣情以親天下者也文以尊天下者也尊之而人自貴親之而不必人之不自賤也何也天下之憂其不足者文也非情也情非聖人弗能調以中和者也唯勉於文而情得所正矣患乎貌豐中嗇之不足以聯天下乎故聖人盡心而君子盡情心統性情而性爲情節自非聖人不求盡於性且或憂其蕩而況其盡情乎雖然君子之以節情者文

焉而已文不足而後有法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悔厲而吉賢於嘻嘻之吝無幾也故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文以節情而終不倚於法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敬之豫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敬之畱也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畱之然後當其事而不匱矣乃可以奉祭祀交鬼神而人職不失過墟墓而生哀入宗廟而生敬臨介冑而致武方宴享而起和歎然情動而意隨孰使之然邪天也天者君子之所弗怙以其非人之職也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心至而道起雖其善者亦物至知知而與之化也化於善莫之有適未見其歡喜之情異

於狎不善也夙夜之僮僮未有見也未有聞也見之肅肅聞之惻惻所自來也還歸之祁祁既莫之見矣既莫之聞矣餘於見肅肅者猶在也餘於聞惻惻者猶在也是則人之有功於天不待天而動者也前之必豫後之必留以心繫道而不宅虛以俟天之動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夫天之聰明動之於介然前際不期後際不繫俄頃用之而亦足以給斯蠭螘之義雞雛之仁焉耳非人之所以為道也人禽之別也幾希此而已矣或曰聖人心如太虛還心於太虛而志氣不為功俟感通而聊與之應非異端之聖人孰能如此哉異端之聖禽之聖者也

草蟲無當於道與何居乎召南之錄也草蟲其即道與君子之大戒者以斯心而加諸道也草蟲之憂樂也疾矣合離貿於一旦而憂樂即遷是則耳目持權而心無恆也以斯心而加諸道觸於彼者有餘而心無餘心無餘以宅道則以見異而遷也亦自此而流故君子戒以此心而當道

[illegible]已遲而不欲其竭也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有與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則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精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與天地同情者化行於不自已用其不自已而裁之以憂故曰天

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不與天地同不憂也與禽魚草木同情者天下之莫不貴者生也貴其生尤不賤其死是以貞其死而重用萬物之死也與女子小人同情者均是人矣情同而取取斯好好不卽得斯憂情異而攻攻斯惡所惡乍釋斯樂同異接於耳目憂樂之膺如目擊耳受之無須臾留也用其須臾之不留者以爲勇而裁之以智用耳目之旋相膺者以不拒天下而裁之以不訢智以勇君子之情以節不拒而抑無訢焉天下之情以止君子匪無情而與道同情者此之謂也故天下以草蟲之情交君子弗拒可矣感其未見之忡忡而不與戚戚也接其旣見之悅

爽而不與泄泄也天下以自止於禮矣君子有時而以草蟲交天下方其忡忡不改樂焉方其悅爽不忘憂焉攝之不漏用之不流遷之不遠君子以自敦其仁矣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鳥魚草木之幾而況草蟲之憂樂乎故即草蟲以爲道與夫廢草蟲而後爲道者兩不爲也雖然草蟲固女子小人之情也向背疾故也

靜斯涵涵斯微微斯慮慮斯嬓惡審時地敘嬓惡審斯忌惡也嚴時地敘斯致美也盡忌惡嚴致美盡無不敬焉敬此也已采蘋之敬靜德也采以其所盛以其物湘以其器

冀以其位以齊泣之徐徐于于蔑不安也乃以信鬼神之享而亡疑凋潦之毛中饋之事亡疑於鬼神況君子乎嗚呼未有不靜而能敬者也乃有靜而不能敬者涵而不求微微而憚於慮不沈不掉而固未有主吾不知其何心易曰小貞吉大貞凶凶義也吉非義也小貞者大貞之賊也大貞之志而小貞之恤大貞之不毀者鮮矣女子而訟獄貞者之所忌也忌訟獄之傷貞也而侘傺煩冤以憚於屈無已而死之死抑不得弗獲已而從之忌訟獄而直尺而枉尋介然之氣一用而衰何足爲有無哉大貞者保己而不保物者也明王與方伯之教行淫亂之俗革且弗能

保物之不犯況丁亂世履危機而遇凶人之健訟者乎必無訟而後以全其貞是必天之無露而後可無濡也雖速我訟亦不汝從保己而不忌於物吾知免夫

女有不擇禮士有不擇仕嗚呼非精誠內專而揀美無疑者孰能與於斯乎殷俗之末華也凶年之殺禮也摽有梅之女所以求於士也伯夷不立於飛廉惡來之廷雖欲爲殷之遺臣而不可得采薇之怨其尙有求心而未慊者與殆夫揀美已疏增疑而未專者與陶潛司空圖之早逝吾未能信之以誠也女有不擇色斯無擇禮士有不擇死斯無擇仕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合則從離則去道隆而志隆

彼之所得於天者順也舍巷而無主舍管而無天舍一旦
而成千秋之憾是其於夫婦之義君臣之交天且損之矣
天損之無爲而更精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有悔焉不可得而无悔斯其所以爲龍與
命必有所受有受於天者有受於人者知受於人者之莫
非天也可與觀化矣知受於人者之均於天也可與盡倫
矣人者天之緒也天之緒顯垂於人待人以行故人之爲
天之化也天命而不可亢唯其尊焉耳天命而不可違唯
其親焉耳尊親者理之所自出也故尊親制命人之天也
天之命也無心人之命也有心乃孰使制命者而生斯心

莫之致而至也均是人矣尊親者制卑者受焉故曰乾稱父父即吾乾也坤稱母母即吾坤也故君子之言命亦斯矣人有心而制命有心而非其自私之心然後信之以爲天人乘權而制命唯尊親而後可以乘權尊唯君親唯父母而後可以制命非是者固不敢以乾坤之道授之矣斯於言命者非所制而不受乃亦受之於所制而不敢曰均是人也制之令而後爲恩制之不令而即爲怨也國君嫁女於諸侯姪娣從二國媵之姪娣從姪娣非必媵者也不以德不以容然而使之媵者君父焉耳君父之命之媵也有心其必命之媵也不可以相求其何心非君父之私矣

尊吾君親吾父尊親吾天也尊而親抑非私也於是不敢曰均是人也唯其意以抑揚而胡弗我恩也躋君父於天而君父不讓觀天於君父而赫赫臨之怨尤以釋而曰寔命不同殆於知命者矣知命而後尊親之倫盡尊親之倫盡而可以事天矣可以事天則無妄於事人無妄於事人故其言命也不得不斬也非所尊而君之非吾父母而親之呴呴甡甡弁命於乘權之匪類不得而安之於命無能自立而委之於命是雞騖之依於豢也乾坤其毀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億其或有之也女屏翳於闈帷未知其懷春之與否也鄉未知之億其懷之如其懷之斯可以

誘之矣怵何棧檄加密焉白茅純束加固焉未見其有懷
春之迹也有女如玉而無懷春之迹濁世之悠悠者可信
其無可誘矣而猶未信也姑脫脫以進前焉始知蛻之不
可感尨之不可使吠也吉士之知何知之晚也知之晚者
弗授以早知也脫脫以進前將感其帨將吠其尨可厲詞
以責矣而猶弗厲大貞者不恃詞色之厲也折謝纖之齒
非貞女也馳平安之槊非貞臣也吾保吾貞蒼天正之鑑
覿交於眉睫猶贔屭耳惡足以驚止水之波而淪吾如玉
之溫柔哉故貞者幽道也晉貞人而與絜言論感柔於艱
危之始未見貞人之多得也始之以炎炎中之以熒熒終

之以爐矣始之以涓涓中之以瀰瀰終之洋洋矣心藏於肺附論定於蓋棺存乎其所自喻而已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夫豈與唐林謝朏爭一罅之光哉

何以知何彼穠矣之爲不挾貴也挾貴者人未有以貴予之者也美其車侈其族相羨而無嫉心非挾者之得矣是故德之顯者衆著之不如其獨喻之德之幽者獨知之不如其衆推之衆推之又不如其衆安之也美其車侈其族羨而弗嫉殆乎其衆安之矣君子之以考天下而自修者用此道耳婦德陰德也婦禮陰禮也是以貴於衆著也位處於幽道立於潛鑴心刻行亢於室而矜於是乎驕氣乘

之而居之不疑於獨者之不媿於獨鮮矣故幽之爲德危
德也得失隱而無速報之吉凶不見是於天下而不知危
乎無以自考非考之衆情之安否亦何以知其順逆哉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閉情自怙矜其无咎蓋有咎而不自知
矣譽惡從而至乎

太學廢而世子無親臣封建廢而帝女無婦禮君臣夫婦
之道苦矣天子者操天下之貴者也操天下之貴以與天
下交雖弗之挾而人疑其挾抑已操之而奚以保其不挾
邪操貴以臨士而士疑士報以亢而不親操貴以臨夫家
而夫家疑疑弗敢責以禮而禮廢故夫古之王者及乎未

能操貴之時而俾與他日之臣友友之夙而後臣之迨其臣而已親矣此大學齒胄之效也帝女貴而夫之貴無待焉故爲元侯之允國其國侯其侯也無待於帝女而不加詘有待於帝女而不加崇交相爲貴弗相爲待則雖有不率之婦無所操而抑不能挾矣無挾者亦無疑其挾者然後坦然豔稱之以爲榮洽於情括於勢婦之所繇順封建素定之效也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無嫌乎其以貴序也又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無違乎其以夫婦序也嗚呼君臣親於廷夫婦讓於室天地交品物咸亨先王之節宣行而福祉之降亦大矣太學以教也非暫以親其臣

而親臣效之封建以治也非斬以成婦禮而婦禮效之大哉洋洋乎先王之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有如此夫道之替也太學圮封建裂元子早貴帝女降於寒門未嘗操貴不知有友既已爲夫乃操其貴雖有賢者刻志降之以鳴謙其鳴也卽其不謙者矣矧夫倨然以鳴豫者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言循末之不足以救也

邶風

哀有遺思有度可以涉變而不自喪乎未也謂伯夷之無怨者伯夷之心也父以其國而命諸弟已去而大負釋北海之濱樂融融也傳伯夷而爲之怨者亦伯夷之心也君

不惠而喪其天下臣尋干戈於君而天下戴之衆不知非而獨銜其恤西山之下怨得樂之陶陶也古之有道者莫愛匪身臣之於君委身焉婦之於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已榮辱自彼而生死與俱成乎不可解而卽是以爲命然而情睽而道苦焉哀惡從而遣怨惡從而爲之度哉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擬諸伯夷兄弟之閒而不可擬諸伯夷商周之際莊姜與伯夷其有同情乎哀之不遣唯不知遣是以患其哀之傷怨之不度唯不知度是以患其怨之殆亦旣念有酒而可以遨遊矣地有餘情未嘗自錮泰然寄意於彼而業已知其甚適哀之不欲傷怨之不欲殆夫豈

出於委命安心者之下乎非無焉不忍用也非不知焉終非我安也求之樂而不得則終求之哀而不自悔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吾其能為卷耳之后妃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吾其僅為泉水之思婦乎終風風之曀陰陰之絺綌之淒其非榮公帶索之日也故為林逋魏野而有哀思之未忘者胡取乎其為逋與野也為陶潛司空圖而哀思之盡忘者則是堯舜其仇讎而聊為之巢許也對酒有不消之愁登山有不極之目臨水有不愉之歸古人有不可同之調皇天有不可問之疑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苟自愛矣惡得而弗悲

不以臣之事君婦之從夫者事父非子也以臣之事君婦之從夫者事父猶非子也不以子之事父者事君從夫非臣非婦也以子之事父者事君從夫亦非臣非婦也臣事君而不得於君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以之事父則舜將忌象之逸而怨己勞也婦從夫而不得於夫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以之事父則伯夷將怨叔齊之爲衣而己裳也若夫臣之於君婦之於夫惟其志而莫違嫌於賴寵而讓所當得於變作則張禹之下權姦爲忠趙后之進妖妹爲順矣道在安身以衞主身不安而怨雖怨利祿之失可矣道在固好以宜家好不固而懟雖懷牀笫之歡可矣何也

臣之於君婦之於夫非天親也則既有閒又從而引嫌以不輸其情則以致其忠順者不愈薄乎屈子蔡施之慨班姬紈扇之悲夫亦猶行綠衣之志也與

匪刻意以貞性知其弗能貞也刻意以貞性猶懼其弗能貞也孤臣孽婦孤行也而德不可孤必有輔焉輔者非人輔之心之所函有餘德焉行之所立有餘道焉皆以輔其貞而乃以光明而不疚故曰益德之裕也夫能裕其德者約如泰窮如通險如夷亦豈因履變而加厲哉如其素而已矣弗可以爲孤臣孽婦而詭於同亦弗可以爲孤臣孽婦而矜爲異非無異也異但以孤臣孽婦之孤行而勿以

其餘也居之也矜尚之也絞刻意以爲巉巉之高皦皦之白而厲於人是抑緣孤孽而改其生平豈其能過不及焉耳已指青霜誓寒水將焉用溫溯逆流披回風將焉用惠終溫且惠未亡人其有推遂之心乎嗚呼斯其所爲終無推遂者也當其爲孽如其未爲孽也而後可以孽矣當其未爲孽溫且惠也如其未爲孽者以孽而何弗終之邪志之函也固然氣之守也固然威儀之在躬臣妾之待治也固然習險已頻則智計愈斂閱物多變則自愛益深廣以其道於天下不見有矜己厲物之地守以其恆於後世斯必無轉石卷席之心無所往而非德也其於貞也乃以長

裕而不勞設矣故虞仲之殘其形任永之亂其室范滂之以爲善戒其子刻意危矣以言乎淑愼則末也奚爲其末邪德不裕而行無輔也

人之歷今昔也有異情乎通賢不肖而情有所定奚今昔之異也其或異與必其非情者矣非其情而乍動於彼於此不肖之淫而賢者鶩之以爲異矣情同而或怨焉或誹焉或慕焉或有所蕲而無所復望而情之致也殊賢者以之稱情而不肖者鶩之以爲異矣繇不肖者之異而知情之不可無貞無貞者不恆也繇賢者之異而知貞於情者怨而不傷慕而不暱誹而不以其矜氣思而不以其私慁

也故綠衣怨也日月誹也燕燕之卒章慕而思也先君之思誰思乎非卽夫顛倒綠黃逝不古處者乎昔之日靚面而遠之若棄今之日契闊而懷之若私昔非惡其棄而今不以私明矣嗚呼國有將亡之機君有失德之漸忠臣諍士爭之若俳有呼天籲鬼以將之者一旦廟社傾山陵無主惻惻煢煢如喪考妣爲吾君者卽吾堯舜也而奚知其他哉欲更與求前日之譏非而固不可得矣弗忍故也悲夫世亂道亡快亂以爲恩怨而義滅無餘矣臣弒其君子無懟焉子弒其父臣無尤焉蜮賊以爲君引領以覬其生我弗得而後怨及之而人道亡矣州吁弒君兄以立臣

民無詞以相誹謗衆不戚而後擊鼓之詩作衛先公之教民而誣上行私不可止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入乎春秋而詩之亡也嗚呼擊鼓之非删者著詩之亡也嗟夫州吁不勤民於陳宋石碏之忠無以動國人無知不行虐於雖糜管仲鮑叔之才無以納公子過屠肆者惡其忍而屠君父之肆就求膏潤焉田爾田宅爾宅抱爾婦子執手以偕老則晨斯夕斯於寇讎之廷亦何知有平生之君父哉闊不我活洵不我信覬活於凶人而望其信終以自毒將誰怨而可乎

雄雉矜羽毛而不自戢其音飛鳴勞而傷之者至矣故曰

自詒也必欲避自詒之咎乎莫如勿爲雄雌也無可矜抑無容戢彼方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兒矣雖然非徒嬰兒彼也吾已無殊於嬰兒而奚以免哉處亂世仕闇君非才者之所堪尤非不才者之所堪也誠有所矜而不自戢物必忌之受物之忌而已不能忘忌於此抑不能不屈於彼而忮求興矣不才而忮其忮也忍不才而求其求也淫幸而濟者有矣而天下賤之才而忮忮而終有不忘才而求求而終有不遂未有不自詒以勞傷者也嗚呼其將處於才與不才之間乎有美而不矜能鳴而戢可弗忮可弗求也免自貽之阻而用其臧乎雖然有美而不矜已日弛

其美矣能鳴而戢不鳴而奚以爲君子也才與不才之間可處而不可處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則亦無疵於嬰兒者流矣天命我以才而試之於危亂之世以相勞見憂患之府也譏不恤怨不避死且不惜而奚暇擇臧焉故雄雉之臧女子之懷姑息之忠祈免君子於禍者也於道則未也是故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君子以九卦之德行乎憂患損一而已矣不恃損也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君子之臧勿恤其矢而不期於譽揭日月而沛若流泉奚疑哉

匏有苦葉非匏之無甘葉也濟有深涉非舍深而無可涉

也深則厲厲則深亦不濡也淺則揭淺固可以不厲也知擇而已矣情者陰陽之幾也物者天地之產也陰陽之幾動於心天地之產應於外故外有其物內可有其情矣內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袗衣之被不必大布之疏琴瑟之御不必抱膝之吟嬪御之侍不必縞綦之樂也絜天下之物與吾情相當者不乏矣天地不匱其產陰陽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無俟他求者乎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細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細人得濡焉無他擇與不擇而已矣故知其有餘不患其不足知其不勞不患其不可求飲食之勿朶頤非必饜矣男之勿綴狐女之勿蠶

雖非必獨矣遇主不於狗監非必窮矣得生不於蹴爾非必死矣遲俟之須臾怏騁之千里亦何嘗抱蔓而歸望洋而歎也哉故曰發乎情止乎理止者不失其發也有無理之情無無情之理也

信而見疑勞而見讁親而見疏不怨者鮮也雖然未可怨也人而不肖矣弟之信不敢疑也弗之勞不能讁也弗之親彼且求親而唯恐疏也以心委之而後求我於心以力翼之而後讁我於力從之而賈未有能讎者矣夫兩賢不相怨相怨者必不肖者也而彼已固然奚爲其怨之乎故夫君子之欲居厚也則有道矣信 無能不盡吾盡吾性焉

勞無能不庸吾庸吾才焉親無能不敦吾敦吾情焉我性自天不能自虧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雖欲讎我而不得而況得而不讎無讎之心而歸於厚厚以躬焉耳若夫君子之處不肖也抑有別矣不幸而與其人爲昆弟或不幸而與其人爲夫婦盡其所可盡無望知焉無望報焉其所不可盡者以義斷之也乃與其人爲君臣去之可矣如與其人爲朋友絕之可矣去而有懷糠之情絕而無比匪之戒則悁悁然怨昔者之徒勞而歎其不讎固君子之所不屑也唯然而君子之怨天下也鮮矣屈原之君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之道焉匪直兄弟也有父

子之道焉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非以賈也殆夫
舜之流史夫矣谷風之婦碩足以及此哉黽勉者賈而已
矣豫悅必讎以賈之不讎則從而怨之有洸有潰詒不肯
者之悔而不知自裕是可怨也賈日相怨於肆矣故曰其
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衞之民皆賈矣豈復有
君臣夫婦昆弟友朋哉
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心之所期爲者志也
念之所覬得者意也發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動焉而不自
待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
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人即無以自貞意封於私

欲限於小厭然不敢自暴猶有媿怍存焉則柰之何長言嗟歎以緣飾而文章之乎意之妄伎懟爲尤幾倖夾之欲之迷貨利爲尤聲色夾之貨利以爲心不得而伎伎而懟長言嗟歎緣飾之爲文章而無作而後人理亡也故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惡之甚於死者失其本心也繇此言之恤妻子之飢寒悲居食之儉陋憤交游之炎涼呼天責鬼如銜父毋之恤昌言而無忌非殫失其本心者孰忍爲此哉二雅之變无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陸機之險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猶

有忌諱詩之教導人於清貞而鐲其頑鄙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贍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歎之緣飾之爲文章自繪其渴於金帛沒於醉飽之情覥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嗚呼甫之誕於言志也將以爲游乞之津也則其詩曰竊比稷與契迫其欲之迫而哀以鳴也則其詩曰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嘑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甫失其心亦無足道耳韓愈承之孟郊師之曹鄴傳之而詩遂永亡於天下是何甫之遽爲其魁哉求之變雅亡有也求之十二國

之風不數有也終窶且貧室人交讁甫之所奉爲宗祧者其北門乎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北門當之矣是北門之淫倍於桑中杜甫之濫百於香奩不得於色而悲鳴者其蕩乎不得於金帛而悲吟蕩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毛氏奬北門爲忠臣莊定山擠杜甫於康節沉溺天下於貨利而錄其本心儒者不免又況何景明謝榛鍾惺之區區者乎

奬情者曰以思士思妻之情舉而致之君父亡憂其不忠孝矣君子甚惡其言非惡其崇情以亢性惡其遷性以就情也情之貞淫同行而異發久矣殆猶水也濛沔相近以

出而殊流殊流而同歸其終可合也湘灘桓洮相近以出而殊流殊流而異歸其終不可合也情之終合與終不合也奚以辨哉以迹求之不得喻諸心而已矣貞亦情也淫亦情也情受於性性其藏也乃迨其爲情而情亦自爲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受有所依授有所放上下背行而各親其生東西流之勢也喻諸心者可一一數矣均之爲愛而動之惻然將之肅然斂之愈久而愈不容已則以用之君父昆友可生可死而不可忘以叛均之爲愛而動之歆然思之決然斂之則隱遂之則盛則以用之思士思妻忘生忘死而終不能自名其故

夫其終也可生可死而灼然不叛忘生忘死而莫能自名則心亦傳於迹而皆不可揜矣靜女之一章曰俟我於城隅其俟可知已兩貞之相俟未有於城隅者也其二章曰貽我彤管其貽可知已彤管貞物也貞物而淫用之顧名不慊而僅訖其煒也其三章曰洵美且異其美可知已意以爲美而異意不以爲美而故不異也非所俟而俟遽也非所貽而貽虛也無可異而見異焉心喪主也遽則然審則否虛以往實失其歸心喪而熇然與心得而退聽斯情也非以用之狀節綢繆之愛更奚用哉孝子之於親忠臣之於君其愛沈潛其敬怵惕迫之而安致命而已有餘慰

亂離而無不營情之性也故曰召之則在側求而殺之則
不可得又曰執贄而後見三讓而後登言其侯之有擇地
也故曰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奉之君人子不以非所得而
奉之父言其賂之有擇物也故曰叔齊不以得國爲非常
之慈周公不以郊禘爲非常之福言其見異而弗之異也
情迫而有不迫道有常而施受各如其分是故命有所不
御召有所不往受祿而不誣隆禮篤愛而不驚然乃終以
可生可死而不可貳者此者借以靜女之情當之未見其
相濟而成用者也故擇理易擇情難審乎情而知貞與淫
之相背如冰與蠅之不同席也辨之早矣不獎其淫貞者

乃顯如猶未顯邪抑即夫發不逐物不虛心有定美而不喪其主者介之以求性性尙可得而親乎

鄘風

奚而必言天邪奚而勿庸言天邪疑於天之不然推求之不得而終推之天則言天也固然爲天而無疑而人道以起則勿言天也君子之言有天體有天化化而後命行焉君子之言化有天化有人化化疑於人而人道起矣君子以人事而言天有在天下之事有在我之事在我之事天在我也在天下之事天在化也在乎我之事而我猶不能知然後推諸人之外而曰天謂一唯天化而廣大之體變

不可測也北門之詩其言天也我作我知而且推而外之勿庸言天而亟言之小人之道也柏舟之詩其言天也我不能知我不能作推而外之而人始行權必言天而決言之君子之道也天者體之廣大者也在通而行乎通在窮而行乎窮其廣大也人可與之而廣大者也與之者人事也在順而理順在逆而理逆亦其廣大也然人弗可以學其廣大矣故夫爲柏舟之女者亦天矣爲柏舟之母者亦天矣乃天自授柏舟之母以不順之化而固使柏舟之女順爲命也天授我以爲人則既於天之外而有人旣於天之中而有人則於人之外而繫有天惡能以其固有爲必

背天之廣大而無擇於逆順哉乾亢有悔君子不違其亢坤疑而戰君子不爲其疑知其理數之或然則諒之而已矣所貴乎人者爲其能諒天也未聞其恃天之諒也諒天則不敢固求背天恃天之諒則失已而怨天天不可背是以有外天之詞已不可失是以置天而怨亦不傷栢舟之言天至矣可與事天矣北門之大夫能安其心行其素轄睦其家勤幹其國奚天之必困之哉天授以窮而非授以逆已弗能盡人焉於天何有哉

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陰長之世佞偪忠淫蠱貞君子孤行而無權不能愛人自愛而已矣不能治人自治

而已矣故曰有孚禺若勿自褻以全己也全己於行易知
也全己於言難知也言者褻讖具者也褻則其言言讖也
讖則其言言惡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其惡以讖之
惡惡之心始亦無異於好善而亟稱也然而長言其惡者
言之惡因之而長矣惡之條理於是乎粲然而有其初終
惡之藩變於是乎爛然而有其情文凡此者君子之心所
固無也而天下之情所固有也君子幸而無之欲極其實
而遂有之天下不幸而有之以言之既徵於有而疑非君
子之必無君子且不幸而必有之天下重不幸而益著之
則言之長矣醜與辱亦自此長矣極火之勢於燎原而後

撲之吾懼夫灼及於撲者之帚也故曰盥而不薦自潔焉矣有孚顒若弗屑問之矣馬援之戒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不可言者弗忍言也不忍天下之有此事乃可以觀民不忍吾心之有此言乃可以觀我不言而靡爭君子之神道設教也牆有茨國人疾公子頑而不欲長言之保其不欲長言之心猶其尚有君子乎

姿容非妨貞之具文詞非獎佞之資子曰以貌取人吾失之子羽非子羽未嘗失也以言取人吾失之宰予非宰予未嘗失也舍是而椎髻朱離魁頭鴃舌耳不可喻目不欲

觀將與之謀貞而訂直亦難矣哉象服之宜德之助也鬒髮如雲揚且之皙亦藏禍亡人之微也邦之媛兮洵哉其媛也所責備者以其有可責者在也故責直者尤責之文士責貞者尤責之姣人天授之而天不任咎人任之矣然則天之寵人既寵之以性抑寵之以情才以爲天下榮矣可廢哉愍哉莊生之言天全也必哀駘它叔山無趾而後爲天全也則天胡不使之爲縱目乎胡不使之爲歧舌乎抑胡不使之爲頑石之與瘣木乎必不可以淫而後貞必不可以佞而後直則彼都之士女固不如禽禽不如木石而天地之生毀矣姿容之盛文詞之美皆禽與木石之所

不得而與者也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爲善者情也不任爲不善者才也天性者形色也棄天之美以求陋濇穢櫟之木石君子悲其無生之氣矣

懲禍亂者必改其政改之一旦取百年之利而纖悉圖之則改之也有力所謂塞淵也改之一日遽取百年之功績而有之秉心已切必有傷焉者矣衛之政上嬉而下媟也是以亡衛燬之興塞而不流淵而不淨是以富率其民於耕桑畜牧之中今日之桐漆而他日之琴瑟早任其握中目不瞬于不告倦慮重情迫上下相切而尋於貨財蝃蝀相鼠疾淫如君父之讎而怒氣奔之尊其蕩泆之情而遷

束之也急雖然其音亢其詞訐先公溫厚之教亦自此而無遺矣盟狄而不恥滅同姓而不戚背盟主即楚而不慙君臣交訟兄弟操戈而不恤改流而得塞未見其塞祇以多吝改浮而得淵未見其淵祇以多險奚愈哉人之大淫也有二閉一而啟一所啟者尤重矣故淫於財者其趨也必淫於色淫於色者其反也必淫於財趨者相資反者相詭是故淫於財者極盈氣以菲薄天下之浮流而挾富以相傲逮其傲不可復瘳矣淫於財之視淫於色利病貞邪未見此多而彼寡也何也胥之爲禽獸而滅人之紀者也定之方中以前其詞蔓其政散定之方中以後其詞絞其

政曆周於利而健於訟雖免於亡其能國乎故春秋生名衛燬賤之也

惡怒不相爲用者也怒之又從而惡之是終無釋也苟惡之又以怒加之將不擇其所可勝矣人之無威儀容止者亦何至於死哉刺無禮者惡也詛其死者怒也惡怒之情交發則佻達之子視諸君父之讎而有不反戈之氣亦狂矣哉空言之褒刺實事之賞罰也褒而無度溢爲淫賞刺而無餘濫爲酷刑淫賞酷刑禮之大禁然則視人如鼠而詛其死無禮之尤者也而又何足以刺人趙壹之褊息夫躬之忌孟郊張籍之傲率王廷陳豐坊之狂訐學詩不擇

而取相鼠者乎
下岬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義結於中天地無足爲有無而況於人乎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我所之者何若不能自宣也而百爾之不如河不如矣我所之者何若將欲顯言之乎歸唁焉耳固不如勿歸唁之爲禮也將欲深言之乎言外也義內也不相及也不相及則言窮不我嘉而我尤者愈有以爭我於義矣義與言不相及而以言言義此亦一義也彼亦一義也虛實相爭而虛者恆勝何也一成之侀眾議之繁苟有所恃以爲辭以揜抑至性而伸其外貸之義者力足以驕語而無怍也是故所可言者歸唁

焉耳控於大邦焉耳皆百爾所思可襲義以爭我者也過此以往生於性結於情不有我所之者乎我所之者果何若邪載馳之怨婦黍離之遺臣沈湘之宗老囚燕之故相悲吟反覆而無能以一語宣之同其情者喻之而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曠古杳今求影似而不得矣況稱狂之百爾哉嗚呼其異於煢煢悽愴孤縈於兩間者無幾矣是以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也乃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妄哉

衞風

如金如錫剛柔際也如圭如璧方圓契也明乎剛柔方圓之分合者崇道而不倚於術者也不知其分恆用其半而

各不成不知其合兩端分用而不相通孫思邈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心膽不相謀而知行不相捍以思邈爲知道者殆乎崇術以妨道者與夫君子之膽以從心也君子之知以審行也故剛無所屈柔無所忤方無所枉圓無所因苟用必極無用半而止之術也乃君子之柔所以剛也君子之圓所以方也柔之而益剛圓之而益方變化屈伸以期行其志膽不狂心不葸智不流行不滯隨時消息以保其貞無分用而屢遷之術也故君子者知剛而已矣不知柔也知方而已矣不知圓也時在柔而柔以爲剛時在圓而圓以爲方志定久矣志定則貞勝貞勝則貞

觀貞觀則大大則久久而不渝雖以之處衰世保令名亦道而已矣奚術之尙哉此衛武之所以睿而不失其正也唯裕也是以可久唯密也是以自得自得以行其志而久不違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考槃之碩人所以爲碩也諸葛亮密矣其未裕乎裴度裕矣其未密乎夫裕以密則用而天下世受其福不用而天下不激其禍天下之所激未足以任天下也賢者激而相助爲已甚不肖者激而相附以行其私藏身林壑之下且以激天下而起戎徐稱沱濤以之而貞凶況持榮人福人之柄以用當世者哉碩人之寛規之遠也永矢勿告懷道必行而不爲之名也不肖者

消賢者安之也三代而降其唯李沆乎當天下而不寵其智明聽天下而不喪其樞機米乃以之蒙數世之安故碩人者正己而有光輝者也

齊相競鄰相狎衙相棄三者成乎風而君臣朋友夫婦之倫大數雖然尤莫數乎其相棄也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競相陵狎相衙胥棄之所自生雖然尤莫棄乎其有挾也衙之相棄衙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際無之而不有挾也忮人之情君挾勢臣挾能友挾力人理盡矣未有夫婦而挾者也悍婦之情競豔妻之情狎婦道止矣未有以挾而衆固者也而衛之婦人上自宮闈下迄圭

賓賢者妬者弃者無之而不揀嗚呼容色之飾族姓之榮婣亞之勢魚菽之資有無之求御冬之蓄車賄之遷貪貧之久興寐之勞孰不可得之於婦人而一相齟齬歷言申說以相詰苟其有丈夫之情而不爲之刺骨者鮮矣況夫終風之主洸潰之夫二三之士而欲其相容以相保也烏可得哉何知仁義貨賄而已矣何知綢繆脅持而已矣故石碏以紿子立義滅至以殺友銘功元咺以訟君見直子鱄以黨姦守信賢者且然而其下又可知已夫莊姜者所謂賢也碩人之抉富豔與氓之詩一爾其抉同其見棄同未見其愈也

性非學得故道不相謀道不相謀情亦不相襲矣巧笑佩玉檜楫松舟竹竿之女不襲柏舟稱其情而矣損哉果有情者未有襲焉者也地不襲矣時不襲矣所接之人所持之已不襲矣夫非終風子非擊鼓坦然於不見禮者之側而緩緩需其篇亦自處之道也果有情者亦稱其所觸而已矣觸而有其不可遺焉惡能貸色笑而違心以爲度觸而有其可遣孰奪吾之色笑而禁之乎無大故而激不相及而憂私憤而以公理爲之辭可以有待而早自困耳食飽焦申徒狄屈平之風而呻吟不以其病凡此者惡足以言性情哉匹夫之婞婞而已矣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

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

木瓜得以爲厚乎以木瓜爲厚而人道之薄亟矣厚施而薄償之有餘懷焉薄施而厚償之有餘矜焉故以瓊琚絜木瓜而木瓜之薄見矣以木瓜絜瓊琚而瓊琚之厚定以矜矣見薄於彼見厚於此早以挾匪報之心而責其後故天下之工於用薄者未有不姑用其厚者也而又從而矜之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報之量則已逾矣好者兩相好者也夫安得不更與我而永好乎授之以好而不稱其求憎惡仍之而無嫌聊以閉衆夫人之口則瓊琚之用持天

丁而反操其左契責矣非衞爕之陰慝孰能爲此哉故當从毛

傳齊桓死亟伐其國滅邢爭莒南阻親楚而決背中夏曰吾之報已逾肆矣恩盡而爲我之所爲矣嗚呼此衞之所以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矣

王風

非時以令之迫促以期之無老弱遠近箕斂以會之三浮而上之役一者民不啻於役二也稍饒之給上不能徧須而假之有司有司又不能徧須而假之胥長上之須者十役之受須者不二三也上曰吾固有以須之矣卽多役之而猶民之俟彊俟以也於是而役之之心不爲之懲止大

役則有大飽大飽則有大困上無經下無藝農避而廢耕女怨而廢織雖有薄賦固無能供而上且不給於稍龠未有能薄其賦者也嗚呼竭民力絕民性惛民心迄乎役繁而盡矣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非不爲之期也雖欲期之而而不得也東周之失民宜其亡矣秦隋蒙古之瓦解賦未嘗增天下毒閭胥此也夫

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怒以報怨怨以益怒始於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絕矣夫詩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於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雖怨怒而當其情實如其不相知也則怨不知

所怨怒不知所怒無已而被之以惡名下惡死耳下怨勞耳而上名之曰姦上惡危耳上惡亡耳而下名之曰私姦私之名顯於相譎則民日死而不見死國日危而不見危偷一日之自遂沈酣瘏痳浸淫肌髓而不自持也故曰流而不反也周之戍申許何戍乎憂危亡耳熊通王漢上割濮地宣王征而不服平王遷而益偪微申許之戍則楚臂加於王城屈伸闔耳矣周不振諸侯不勤息鄧不固申許之戍未可以日月計而其詩曰曷月予還歸哉然則撤戍卒啟荆尸觀兵三川而遷九鼎但得偷安一日之歸也周之民所弗恤矣敵加於枕席王危如晨露民已漠然不相

知顯以懷歸之情遷怨爲名而誹之曰念母夫平王亦不幸而甥於申耳如其不然而抑又何以爲之名邪乃民之偸也苟欲爲之名何患其無名也故民之死非民自死上死之也君之亡非君自亡民亡之也諸侯不相靖大夫不相勸庶人師師爲名以交謗是以盤庚致怒浮言而君子聽之以平上下之情有君子于役之勞則有揚之水之怨有揚之水之怨則有兎爰之怒下叛而無心上刑而無紀流散不止夫婦道苦父母無恆交謗以成乎衰周情蕩而無所輯有如是故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愼乎治情

我生之初不問而知非幽王之世也平王立國於東晉鄭
輔之齊宋不敢逆民雖勞怨猶有繾綣之情焉迄乎桓王
而後忠厚之澤斬矣故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
於是乎託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謂桓王也嗚呼弱而自彊者興弱而自靖者存其亡也
弱而詐者也天地之道剛主柔天地之化柔屈剛坎而有
尚維心亨者剛濟險也蒙而有功初筮吉者柔信剛也已
弱而詐蒙而行乎險詐與詐感天下胥詐而已固不敵矣
兔之所以爰爰也詐屈於羣詐而伸於獺蒙雉之所以罹
羅也平王弱而情見桓王弱而情隱我生之初尚無爲周

之遺民思乎王而歌之而桓王甚矣
無事謂他人而父之無事謂他人而母之無事謂他人而昆之罷民之淫也迫則謂他人而父之迫則謂他人而母之迫則謂他人而昆之罷民之窮也兄弟不力而親他人他人不情而思兄弟罷民之變也淫必窮窮必變變而不出於淫罷民可哀而君子弗哀惡其淫也嗚呼桓王唱國人和舍翼而親曲沃曲沃傲之舍鄭而親虢虢公攜之君子無恆於上小人無恆於下情至則淫情盡則變桓王之世自天子迄庶人無有一而非罷民雖欲相顧以相閭罷民之不足以蔭藉乎罷民久矣

采葛之情淫情也以之思而淫於思朱傳云以之懼而淫於懼毛傳云天不能爲之正其時人不能爲之副其望耳熒而不聰目敭而不明心眩而不識自非淫於情者未有如是之亟亟也此無所不肅其亟亟終不能得彼之亟亟彼不與此偕亟亟焉而此之情益迫矣有望於人而不應有畏於人而不知所裁中區熱迮而弗能自理是故其詞遽其音促其文不昌其旨多所隱而不能詳情見乎辭矣桓王之世臣主上下之間胥如此也身心無主而不足以長言國奚而不儆俗奚而不積邪何以知情之淫也其諸詞不豐而音遽者乎韓柳會王之文嗞削迫塞而無餘雖欲辭

爲千古之淫人其將能乎

言愈昌而始有則文愈腴而始有神氣愈溫而始有力不爲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不爲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罕譬善喻唱歎淫泆若緩若忘而乃信其有情古知道者之於文類然也東周之季大曆之末刻露卞躁之言興而周唐之衰亟矣知言者辨之是以甚惡夫采葛

## 鄭風

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以君子之道觀之緇衣非誠好巷伯非誠惡也緇衣之好有歆焉巷伯之惡有憂焉憂則有忌而不殫其惡歆則流於物而不專其好矣故

人之有好惡獨用之情也不變其害而因惡之惡之而患有所不避無所望益於彼而因好之其好之也亦無藉以致益於彼而紓吾好天祿與共也天職與共也我無能爲益焉然而好之則已摯矣若夫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歆於相卽而相益交歆兆已而情流惡得復有獨用之情哉緇衣之詩王子友之工其術以歆天下者也走死臣民而戴之易世上非以仁厲下非以義報上下相呴以沫游泳而交爲餌傾虢檜撓周室持權晉楚爲天下先施及孫子習而不革以成乎貳國殆夫游俠之雄者也夫好賢者舉如是也夫君子則何貴焉

不釋於懷抑無容已於畏不能不畏而終有其懷畏之情自懷生懷之力奚其為畏屈哉故忍之良久而決之崇朝置所畏以必行其懷更無能以畏威之者矣雖然其為詞也有辨先言畏後言懷淺人之詞也所重在懷而畏終伏而未有以處也先言懷後言畏深人之詞也所重在畏而求以釋懷懷終伏而鄭重以持之也故將仲子兮深人之慮也志將變矣序謂鄭莊公祭仲諫叔段之詩據在叔于田之前序說為是

與其專言靜也無寧言動何也動靜無端者也故專言靜未有能靜者也性之體靜而效動苟不足以效動則靜無性矣既無性又奚所靜邪性效於情情效於才情才之效

皆效以動也然而情之效喜留才之效易倦往往不能全效於性而性亦多所缺陷以自疑故天下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且夫人亦有志矣天下亦有量矣人事日生而不可禦矣不勤胡成不獲其志欲忘而不能惡乎靜不勤失時弗能豫而必遽圖之發者崇朝救其後者經旬彌月而不遠惡乎靜不勤而姑待姑待而事又生補前綴後情分財散智者不逮愚者之半煩冤以永日惡乎靜是故天下之能靜者未有不自動得者也心警而後魂依乎心魂充而後魄依乎魂依則安安則豫故震艮相連咸恆相錯不動不可止不感不可久翛然晏處物非所謀而亂者

多矣雞鳴之詩其殆於知道者乎子興視夜勤以勤也莫
不靜好靜以善也靜以善可與幾矣諸葛孔明善為此詩
者也治蜀以勤事繁身瘁而不輟乃其言曰甯靜可以致
遠澹泊可以明志其靜澹也殊異乎王衍房琯之靜澹也
不見則予都矣見則狂且矣俱能必子都之非狂且而狂
且之不可了都也悲夫人之不能自定其情見異則遷而
遷則巽也有如是夫是以審乎情者當之甯狂且不見而
疑乎子都勿子都見而狎以狂且善用其不足也裕乎守
者當之謂我了都而不自見美謂我狂且而不自見惡不
警其無怍也足乎道者當之天下欲子都我而不可得而

終無能以我爲狂且天下欲狂且我而不可得而抑不自失其子都施之以大正也非然求免於天下難矣在山而思荷華在隰而思扶蘇不必夫淫者而皆然悠悠之毀譽汎汎之離合亦孰與正之哉

無邪之謂直邪斯枉矣邪而名言之以正無辭於枉況夫邪而名言其邪者乎邪而名言其邪無忌憚者也弗獲已而惜其名言擣惡而著其善擣薾而著其厚擣叛而著其合其猶有人之心焉心苟欲之行卽暴之身苟行之言卽暴之言者不懟聞者不警於是而抑爲之虛聲以相脅未能行而如其行且將曰吾以率吾直也嗚呼人理絕矣人

理之絕而欲冒直之名是相與以禽名而不知底止陳其詩觀其風惡之無肅懲之無術而君子懼矣將仲子之詩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不能終畏而猶存乎畏也褰裳之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有人之心者其能爲此言哉禽鳴之無能譯也如有能譯之者吾億其且不忍出諸喙也女無忌於閨士無忌於庭小人無忌於國君子無忌於廷於是而以事主則忽突儀亹唯所君矣於是而以交鄰則齊晉秦楚唯所戴矣其執政之言曰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其女子之言曰人盡夫也面相覿心相揭仰不見天俯不見人雖有君子亦惡從而治之

抱賢人之心者豈能有加乎亡損而已矣賢人者賢於人者也但賢於人無賢於己視諸人之不賢而見賢視諸人之賢而亦何賢邪故序雞鳴之詩者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君子亦猶是度焉耳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於淒淒而見喈喈之為賢也藉不淒淒而喈喈固未有賢也流俗淫風雨而損其鳴中士厲風雨而增其鳴二者相去無幾何也胥改度也且夫厲風雨而增其鳴則是未有風雨而不能鳴矣以無能鳴之材偶值乎風雨而一鳴鳴而激激而已甚再而衰三而竭誰昔之心亦孰與問之哉故其卒章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其不已而自不容已故可

乍試之屈乍試之伸抑可久以處約長以處樂度存焉耳固無度而欲賢春潦之水壯於洪濤立而俟其涸亦奚待夫再三乎

國貧以危其民亂國富以安其民淫將欲止亂則勿使民貧而厝以安將欲止淫抑勿使民富而試之危乎此弗待有識者而知其不可則奚以不可邪曰國富以安而民淫非果富而能安也貧之未著而危僅未亡也貧未著不可謂不貧危未亡不可謂不危中虛而外不戢尙有其生而無以自遂故淫生焉則鄭是已鄭新造於虢檜之虛地四達而賦繁莊公寤生樂兵亟戰怨寔內訌齊楚外偪所不

貧者免於道殣已爾所未危者免於易子析骸已爾使果其富而能安也則靜好之樂取之室家餘於欲而修其理奚以淫哉室家不足莫能自樂愛日而玩之流蕩其思死且不恤貧與危無與爲聲而偷以淫焉奚待之安富之餘也且民之相蕩也始於相暱民之相暱也始於相恤鄰之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相恤也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相暱也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相蕩也始乎憂其無以自保中乎憂其無以自固終乎憂其無以自愉君子相恤而暱於廷細人相恤而暱於屯戍郊場之閒淫人相恤而暱於蔓草水蘭之汏魚之呴鳥之集蟲之蝡聚以崇朝而樂以

今夕孰義與禮之足生其媿心乎故爲國者勿俾其民有相恤之心而亂與淫交戢矣人之有情也變則通通則放猶天之有氣也喜與樂通怒與哀放秋凜而冬慄金肅而水凄始於怒者成乎哀猶之乎始於喜者成乎樂也喜則見得見得則閑閑則戢戢必以禮故樂配夏而神禮怒則見不得見不得則激激則悲悲則寒寒承秋而行水水者相比而流者也寒而求煥歆於翕比以自溫非固溫也私相溫者也私相溫是以成乎淫也而貧與危之相恤當之是以先王審情之變以夙防之欲當其情必豐其生樂足不淫而禮行焉惡在乎戢淫者之斬予以安富邪故善治

心者廣居以自息患治民者廣生以息民民有所息勿相恤而志凝焉進治容奏曼音於其耳目之前視之若已歷之餘肉而又奚淫

詩廣傳卷一終